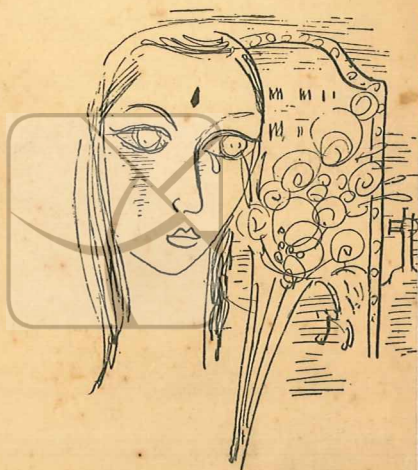


天馬文學叢書



紫丁香之戀

穆時英著

天馬圖書出版公司



萍 水 記 (小說)

歐陽碧 著

這是一部非常現實而又精彩的人生插曲。兩個年輕的男女，由於萍水相逢，演成哀婉纏綿的戀愛故事，令人蕩氣迴腸。書後附有一篇「跋」，刊載「書中主角」作的幾首舊體詩，頗有「畫龍點睛」的意味，更加深切動人。

本書經已排印完竣，訂於下月出版。



贈捐教授賜天共

天馬文學叢書

紫丁香之戀

穆時英著



新加坡

天馬圖書出版公司

1963年・10月・發行

紫

丁

香

之

戀



黑的大理石，白的大理石，在這純潔的大理石底下，靜靜地躺着我的母親。墓碑是我自家兒寫的——

『徐母陳太夫人之墓』

民國十八年二月十五日兒克淵書

二

四月，愉快的季節。

郊外，南方來的風，吹着暮春的氣息。這兒有晴朗的太陽，蔚藍的天空；每一朵小野花都含着笑。這兒沒有爵士音樂，沒有立體的建築，沒有跟經理調情的女書記。田野是廣闊的，路是長的，空氣是靜的，廣告牌上的紳士是不會說話，祇會抽煙的。

在母親的墓前，我是純潔的，愉快的；我有一顆孩子的心。

每天上午，我獨自個兒跑到那兒去，買一束花，放在母親的墓前，便坐到常青樹的旁邊，望着天空，懷念着遼遠的孤寂的母親。老帶本詩集去，躺在草地上讀；也會帶口琴去，吹母親愛聽的第八交響曲。可是在母親墓前，我不抽煙，因為她是討厭抽煙的。

管墓的爲了我天天去，就和我混熟了，時常來跟我瞎拉扯。我是愛說話的，會嘮叨地跟他說母親的性情，說母親是怎麼個人。他老跟我講到這死人的市鎮裏的居民，講到他們的家，講到來拜訪他們的人。

『還有位玲姑娘也是時常到這兒來的。』有一天他這麼說起了。『一來就像你那麼的得坐上這麼半天。』

『我怎麼沒瞧見過？』

『瞧見過的。不十分愛說話的，很可愛的，十八歲的模樣兒，小個子。有時和她爹一塊兒來的。』

我記起來了，那玲姑娘我也碰到過幾回，老穿淡紫的，稍微瘦着點兒，她的臉和體態我却沒有實感了，祇記得她給我的印象是矛盾的集合體，有時是結着輕愁的丁香；有時是愉快的，在明朗的太陽光底下嘻嘻地笑着的白鴿。

『那座墳是她家的？』

『斜對面，往右手那邊兒數去第四，有花放在那兒的——瞧到了沒有？玲姑娘今兒早上來過啦。』

那座墳很雅潔，我曾經把牠和母親的墳比較過，還記得是姓歐陽的。

『不是姓歐陽的嗎？』

「對啦。是廣東人。」

「死了的是她的誰？」

「多半是她老娘吧。」

「也是時常到這兒來伴母親的孤兒呢。」

「當時我祇這麼想了一下。」



三

那天我從公墓裏出來，在羊齒植物中間的小徑上走着，却見她正從對面來了，便端詳了她一眼。帶着墓場的冷感的風吹起了她的袍角，在她頭髮上吹動了闐闐的海，很有點兒瀟灑的風姿。她有一雙謎似的眼珠子，蒼白的臉，腮幫兒上有點兒焦紅，一瞧就知道是不十分健康的。她叫我想起山中透明的小溪，黃昏的薄霧，戴望舒先生的『雨巷』，蒙着梅雨的面網的電氣廣告。以後又碰到了幾次。老瞧見她獨自個兒坐在那兒，含着沉默的笑，望着天邊一大塊一大

塊的白雲，半閉着的黑水晶藏着東方古國的祕密。來的時候總是獨自個兒來的，祇有一次我瞧見她和幾位跟她差不多年齡的姑娘到她母親墓旁的墓地上野餐。她們大聲地笑着，談着。她那愉快的笑是有傳染性的，大理石，石獅子，半折的古柱，風呂草，全對我嚷着：

『愉快啊——四月，戀的季節！』

我便『愉快啊』那麼笑着；杜鵑在田野裏叫着丁香的憂鬱，沿着鄉下的大路走到校裏，便忘了飢餓地回想着她廣東味的帶鼻音的你字；爲了這你字的嫵媚，我崇拜着明媚的南國。

接連兩天沒瞧見她上公墓去，她母親的那座墳是寂寞的，沒有花。我坐在母親的墓前，低下了腦袋憂鬱着。我是在等着誰——等一聲遠遠兒飄來的天主

堂的鐘，等一陣晚風，等一個紫色的朦朧的夢。是在等她嗎？我不知道。幹嗎兒等她呢？我並不認識她。是懷念遼遠的母親嗎？也許是的。可是她來了，便會『愉快啊』那麼地微笑着，這我是明白的。

第三天，我遠遠的望見她正在那兒瞧母親的墓碑。懷着吃朱古力時的感覺，走了過去，把花放到大理石上：

『今兒你來早了。』

就紅了臉。見了姑娘紅着臉窘住了，她祇低低的應了一聲兒，淡淡的走了開去。瞧她走遠了，我猛的倒了下去，躺在草地上；沒有嘴，沒有手，沒有視覺，沒有神經中樞，我祇想跳起來再倒下去，倒下去再跳起來。我是無軌列車，我要大聲的嚷，我要跑，我要飛，力和熱充滿着我的身子。我是偉大的。

猛的我想起了給人家瞧見了，不是笑話嗎？那麼瘋了似地！才慢慢兒的靜了下來，可是我的思想却加速度地飛去了，我的腦纖維組織爆裂啦。成了那麼多的電子，向太空中躡着。每一顆電子都是愉快的，在我耳朵旁邊蒼蠅似地嗡嗡的叫。想着想着，可是在想着什麼呢？自家兒也不知道是在那兒想着什麼。我想笑；我笑着。我是中了 Spring fever 哩。

『徐先生，你的花全給你壓扁啦。』

那管墓的在嘴角兒上叨着煙蒂兒，拿着把剪小樹枝的剪刀。我正躺在花上，花真的給我壓扁了。他在那兒修剪着圍着我母親的墓場的矮樹的枝葉。我想告訴他我跟玲姑娘講過了，告訴他我是快樂的。可是笑話哪。便拔着地上的草和他談着。

晚上我悄悄的對母親說：『要是你是在我旁邊兒，我要告訴你，你的兒子瘋了。』可是現在我跟誰說呢？同學們要拿我開玩笑的。睡到早上，天剛亮，我猛的坐了起來，望了望窗外，操場上沒有一個人，溫柔的太陽的觸手撫摩着大塊的土地。我想着晚上的夢，那些夢却像雲似的飛啦，捉摸不到。又躺下去睡啦——睡啦，像一個幸福的孩子。

下午，我打了條闊領帶——我愛穿連領的襯衫，不大打領帶的。從那條悠長的煤屑路向公墓那兒走去。溫柔的風啊！火車在鐵路上往那兒駛去，嚷着，吐着氣，喘着，一臉的汗。儘那邊兒，蒙着一層煙似的，瞧不清楚，祇瞧得藍的天，廣闊的田野，天主堂的塔尖，青的樹叢。花房的玻璃棚反射着太陽的光線，池塘的水面上有蒼老的青苔，岸上有柳樹。在矮籬旁開着一叢薔薇，一株

桃花。我折了條白楊的樹枝，削去了桠枝和樹葉，當手杖。

一個法國姑娘，戴着白的法蘭西帽，騎在馬上踱着過來，她的笑勁兒裏邊有地中海旁葡萄園的香味。我笑，揚一揚手裏的柳條，說道：

『愉快的四月啊！』

『你打牠一鞭吧。』

我便在馬腿上打了一鞭，那馬就跑去了。那法國姑娘回過身來，揚一揚胳膊。她是親熱的。挑着菜的鄉下人也對我笑着。

走到那條往母親墓前去的小徑上，我便往她家的墳那兒望，那墳旁的常青樹中間露着那淡紫的旗袍兒，亭亭地站在那兒哪，在樹根的旁邊，在黑綢的高跟兒鞋上面，一雙精緻的脚！紫色的丁香沉默地躺在白大理石上面，紫色的玲

姑娘，沉默地垂倒了腦袋，在微風裏邊。

『她也在那兒啊：和我在一個蔚藍的天下面存在着，和我在一個四月中間存在着，吹動了她的頭髮的風就是吹起了我的闊領帶的風哪！』——我是那麼沒理由地高興。

過去和她談談我們的母親吧。就這麼冒昧地跑過去不是有點兒粗野嗎？可是我真的走過去啦，裝着滿不在乎的臉，一個把墳墓當作建築的藝術而欣賞着的人的臉。她正在那兒像在想着什麼似的，見我過去，顯着爲難的神情，招呼了一下，便避開了我的視線。

吞下了炸彈哪，吐出來又不是，不吐出來又不是。再過一會兒又得紅着臉窘住啦。

『這是你母親的墓吧？』究竟這麼說了。

她不作聲，天真的嘴犄角兒送來了懷鄉病似的笑，點下了腦袋。

『這麼晴朗的季節到郊外來伴着母親是比什麼都有意思的。』低得像獨自那麼的扮着滑稽的角色，覺得快要變成喜劇的場面了。

『靜靜地坐在這兒望着藍天是很有味的。』她坐了下去，不是預備拒絕我的模樣兒。『時常瞧見你坐在那兒，你母親的墓上，——你不是天天來的嗎？』

『差不多天天來的。』我也跟着坐了下去，同時——『不會怪我不懂禮貌吧？』這麼地想着。『我的母親頂怕螞蝗哪！』

『母親啊！』她又望着遠方了，沉默地笑着，在她視線上面，在她的笑勁兒上面，像蒙了一層薄霧似的，暗示着一種溫暖的感覺。

我也喝醉了似地，躺在她的朦朧的視線和笑勁兒上面了。

『我還記得母親幫我逃學，把我寄到姑母家裏，不讓爹知道。』

『母親替我織的絨衫子，我三歲時穿的絨衫子，還放在我放首飾的小鐵箱裏。』

『母親討厭抽煙，老從爹嘴上把雪茄搶下來。』

『母親愛白芙蓉，我愛紫丁香。』

我的爹有點兒怕母親的。

『跟爹鬥了嘴，母親也會哭，我瞧見母親哭過一次。』

『母親啊！』

『靜靜地在這大理石下面躺着的正是母親哩！』

「我的母親也靜靜地躺在那邊兒大理石下面哪！」

在懷念着遼遠的母親的情緒中，混和着我們中間友誼的好感。我們絮絮地談着母親生前的事，像一對五歲的孩子。

那天晚上，我在房裏邊跳邊兜圈兒，把自家弄累才上牀去；躺了一會兒又坐起來。宿舍裏的燈全熄了，我望着那銀色的海似的操場，那球門的影子，遠方的樹。默默地想着，默默地笑着。

四

每天坐在大理石上，和她一同地，聽着那寂寞的落花，靠着墓碑。說她不愛說話的人是錯了，一講到母親，那張契默的嘴裏，就結結巴巴地洋溢着活潑的話。就是緘默的時候，她的眼珠子也會說着神祕的話，祇有我聽得懂的話。她有近代人的敏感，她的眼珠子是情緒的寒暑表，從那兒我可以推測氣壓和心理的晴雨。

姑娘們應當放在適宜的背景裏，要是玲姑娘存在在直線的建築物裏邊，存

在在銀紅的，黑和白配合着的強烈顏色的衣服裏邊，存在在爵士音樂和 Neon light 裏邊，她會喪失她那種結着淡淡的哀愁的風姿的。她那蹙着的眉尖適宜於垂直在地上的白大理石的墓碑，常青樹的行列，枯花的淒涼味。她那明媚的語調和夢似的微笑却適宜於廣大的田野，晴朗的天氣，而她那蒙着霧似的視線老是望着遼遠的故鄉和孤寂的母親的。

有時便伴着她在田園間慢步着，聽着在她的鞋跟下揚起戀的悄語。把母親做中心點，往外，一圈圈地劃着談話資料的圓。

『我頂喜歡古舊的鄉村的空氣。』

『你喜歡騎馬嗎？騎了馬在田野中跑着，是年輕人的事。』

『母親是死在西湖療養院的，一個五月的晚上。肺結核是她的遺產；有了

這遺產，我對於運動便是絕緣體了。」說到肺結核，她的臉是神經衰弱病的患者。

爲了她的健康，我憂鬱着。「如果她死了，我要把她葬在紫丁香塚裏，彈着 Mandolin，唱着蕭邦的流浪曲，伴着她，像現在伴着母親那麼地。」這麼地想着。

戀着一位害肺病的姑娘，猛的有一天知道了她會給肺結核菌當作食料的，真是痛苦的事啊。可是痛苦有嗎用呢？

『那麼，你幹嗎不住到香港去哪？那兒不是很好的療養院嗎？南方的太陽會醫好你的。』我真希望把她放在暖房裏，花似的培養着哪！……小心地在快枯了的花朵上灑着水——做園丁是快樂的。我要用紫色的薄綢包着她，蓋着那

盛開着花蕊，成天地守在那兒，不讓蜜蜂飛近來。

『是的，我愛香港。從我們家的窗子裏望出去，可以看到在細雨裏蛇似地蜿蜒着維多利亞市的道路。我愛那種淡淡的哀愁。可是父親獨自個兒在上海寂寞，便來伴他；我是很愛他的。』

走進了一條小徑，兩邊是矮樹紮成的籬子。從樹枝的底下穿過去，地上有從樹葉的空隙裏漏下來的太陽光，螞蟻似的爬在蔓草上；蔓草老是纏住她的鞋跟，一纏住了，便輕輕地頓着腳，蹙着眉尖說：

『討厭的……』

那條幽靜的小徑是很長的。前面從矮籬裏邊往外伸着蒼鬱的夏天的灌木的胳膊，那迷離的葉和花遮住了去路；地上堆滿着落花，風呂草在腳下怨恨着。

俯着身子走過去，悉悉地，踐着混了花瓣的鬆土。猛的矮籬旁伸出枝薔薇來，枝上的刺鉤住了她的頭髮，我上去幫着她摘那些刺，她歪着腦袋瞧。這麼一來，我便忘了給薔薇刺出血來的手指啦。

走出了那條小徑。啊，瞧哪！那麼一大片麥田，沒一座屋子，沒一個人！那邊兒是一個池塘，我們便跑到那兒坐下了。是傍晚時分，那麼大的血色的太陽在天的那邊兒，站在麥穗的頂上，藍的天，一大塊一大塊的紅雲，紫色的暮靄罩住了遠方的麥田。水面上有柳樹的影子，我們的影子，那麼清晰的黑暗。她輕輕地喘着氣，散亂的頭髮，桃紅的腮幫兒——可是肺病的徵象哪！我憂鬱着。

『廣大的田野！』

『藍的天！』

『那太陽，黃昏時的太陽！』

『還有——還有什麼呢？還有她啊；她正是黃昏時的太陽！可是我沒講出來。爲什麼不說呢？說『姑娘，我戀着你。』可是我膽怯。祇輕輕地：『可愛的季節啊！』這麼歎息着。

『瞧哪！』她伸出腳來，透明的，淺灰的絲襪子上面爬滿了毛蟲似的草實。

『我……我怎麼說呢？我要告訴你一個故事。從前有一位姑娘，她是像花那麼可愛的，是的，像丁香花。有一個癡心的年輕人戀着她，可是她不知道。那年輕人天天在她身旁，可是他卻孤獨的，憂鬱的。那姑娘是不十分健康的，他爲她掛慮着。他是那麼地戀着她，祇要瞧見了她便覺得幸福。他不敢請求什

麼，也不敢希望什麼，祇要她知道他的戀，他便會滿意的。可是那姑娘却不知道；不知道他每晚上低低地哭泣着……」

『可是那姑娘是誰哪？』

『那姑娘……那姑娘？是一位紫丁香似的姑娘……是的，不知在那本書上看來的一箇故事罷咧。』

『可愛的故事啊。借給我那本書吧。』

『我忘了這本書的名字，幾時找到了便帶給你。就是找不到，我可以講給你聽的。』

『可愛的故事哪！可是，瞧哪，在那邊兒，那邊是我的故鄉啊！』蒙着霧似的眼珠子望着天邊，嘴犄角兒上掛着夢似的笑。

我的戀，沒誰知道的戀，沉默的戀，埋在我年輕的心底。

『如果母親還活著的話，她會知道的；我會告訴她的。我要跪在她前面，讓她撫着我的頭髮，告訴她，她兒子隱祕的戀。母親啊！』我也望着天邊，嘴犄角兒上掛着寂寞的笑，睜着憂鬱的眼。



五

在課堂前的石階上坐着，從懷裏掏出母親照片來，悄悄地跟她說：

『母親，爹愛着你的時候兒是怎麼跟你說的呢？他也講個美麗的，暗示的故事給你聽的嗎？他也是像我那麼膽怯的嗎？母親，你爲什麼要生一個膽怯的兒子哪？』

母親笑着說：『淘氣的孩子。沉默地戀着不也很好嗎？』

我悄悄地哭了。深夜裏跑到這兒來幹嗎呢？夜風是冷的，夜是默靜而溫柔

的；在幸福和憂鬱的雙重壓力下，孩子的心是脆弱的。

彈着 Mandolin，低低地唱着，靠在墓碑上：

『我的生命有一箇秘密，

一箇青春的戀。

可是我戀着的姑娘不知道我的戀，

我也祇得沉默。

天天在她身邊，我是幸福的，

可是依舊是孤獨的；

她不會知道一顆痛苦的孩子的心，

我也祇得沉默。

她聽着這充滿着「她」的歌時。

她會說：「她是誰呢？」

直到年華度盡在塵土，我不會向她明說我的戀，

我是祇得沉默！」

我低下了腦袋，默默地。玲姑娘坐在前面：

「瞧哪，像憂鬱詩人萊諾的手杖哪，你的臉！」

「告訴你吧，我的祕密……」可是我永遠不會告訴她真話的。「我想起了

母親呢！」

便又默着了。我們是時常靜靜地坐着的。我不願意她講話，瞧了她會說話的嘴我是痛苦的。有了嘴不能說自家兒的祕密，不是痛苦的啞子嗎？我到現在還不明白，爲什麼我那時不明說；我又不是不會說話的人。可是把這麼在天真的年齡上的純潔的姑娘當作戀的對象，真是犯罪的行爲呢。她是應該像瑪利亞似地供奉着的，用殉教者的熱誠，每晚上爲她的康健祈禱着。再說，她講多了話就喘氣，這對於她的康健有妨礙。我情願讓她默着。她默着時，她的髮，她的閉着的嘴，她的精緻的鞋跟會說着比說話時更有意思的悄語，一種新鮮的，得用第六感覺去諦聽的言語。

那天回去的路上，塵土裏有一朵殘了的紫丁香。給人家踐過的。她拾了起來，裹在白手帕裏邊，塞在我的口袋裏。

『我家裏有許多這麼的小紫花呢，古董似的藏着，有三年前的，乾得像紙花似的。幾時到我家裏來瞧瞧吧。我有媽的照片和我小時候到現在的照片；還有貴重的糖菓，青色的書房。』

第二天是星期日，我把那天的日記抄在下面：

『五月二十八日

我不想到爹那兒去，也不想上母親那兒去。早上朋友們約我上麗娃粟姐搖船去；他們說那邊兒有柳樹，有花，有快樂的人們，在蘇州河裏邊搖船是江南人的專利權。我拒絕了。他們說我近來變了。是的，我變了，我喜歡孤獨。我時常獨自個兒在校外走着，思量着。我時常有失眠的晚上，可是誰知道我怎麼會變的？誰知道我在戀着一位孤寂的姑娘！母親知道的，可是她不會告訴別人

的。我自家兒也知道，可是我告訴誰呢？

今兒玲姑娘在家裏伴父親。我成天地坐在一條小河旁的樹影下，啞吧似的，什麼事也不做，戴了頂闊邊草帽。夏天慢慢兒的走來了，從那邊田野裏，從布穀鳥的叫聲裏。河邊的草像半年沒修髮的人的鬍鬚。田岸上走着光了上半身的老實的農夫。天上沒一釘點雲。大路上，趁假日到郊外來騎馬的人們；他們的白帆布馬褲在馬背上閃爍着，我是寂寞的。

晚上，我把春天的衣服放到箱子裏，不預備再穿了。

明兒是玲的生日，我要到她家裏去。送她些什麼禮呢？我要送她一冊戴望舒先生的詩集，一束紫丁香，和一顆痛苦着的心。

「今晚上我會失眠的。」

六

灑水車嘶嘶地在瀝青路上走過，戴着白帽的天主教徒喃喃地講着她們的故國，櫥窗裏擺着小巧的日本的遮陽傘，絲睡衣。不知那兒已經有蟬聲了。

牆上牽滿着藤葉，窗子前種着顆芭蕉，悉悉地響着。屋子前面有個小園，沿街是一溜法國風的矮柵。走進了矮柵，從那條甬道上走到屋子前的石階去，祇見門忽然開了，她亭亭地站在那兒笑着，很少見的頑皮的笑。等我走近了，一把月季花的子拋在我的臉上，那些翡翠似的子全在我臉上爆了——

『早從窗口那兒瞧見了你哪。』

『這是我送你的小小禮物。』

『多謝你。這比他們送我的那些糖啦，珠寶啦，可愛多啦。』

『我知道那些你愛好的東西。』懇切地瞧着她。

可是她不會明白我的眼光的。我跟了她進去，默着。陳設得很簡單的一間書房，三面都有窗。一隻桃花木的寫字臺靠窗放着，那邊兒角上是一隻書架，李清照的詞，凡爾蘭的詩集。

『你懂法文的嗎？』

『從前我父親在法國大使館任上時，帶着我一同去的。』

她把我送她的那本詩集『我底記憶』，放到書架上。屋子中間放着隻沙發

榻，一箇天鵝絨的坐墊；前面一隻圓几，上面放了兩本貼照簿，還有一隻小沙發。那邊靠窗一隻獨腳長几，上面一隻長頸花瓶，一束紫丁香。她把我送她的紫丁香也插在那兒。

『那束丁香是爹送我的。牠們枯了的時候，我要用紫色的綢把牠們包起來，和母親織的絨衫放在一塊兒。』

她站在那兒，望着那花。太陽從白窗紗裏透過來，撫摸着紫丁香的花朵和她的頭髮，溫柔地。窗紗上有芭蕉的影子。閒靜浸透了這書房。我的靈魂，思想，全流向她了，和太陽的觸手一同地撫摸着那丁香，和她的頭髮。

『爲什麼單看重那兩束丁香呢？』

她回過身來，用那蒙着霧似的眼光望我，過了一回才說道：『你不懂的。』

我懂的！這霧似的眼光，這一剎那，這一句話，在我的記憶上永遠是新鮮的。我的靈魂會消滅，我的身子會朽腐，這記憶永遠是新鮮的。

窗外一個戴白帆布遮陽帽的影子一閃，她猛的跳起來，跑了出去。我便瞧一下壁上的陳設。祇掛着一架銀灰的畫框，是 *Wonet* 的田舍畫，蒼鬱的夏日的色彩和簡樸的線條。

『爸，你替我到客廳裏去對付那夥兒客人吧。不，你先來瞧瞧他，就是我時常提到的那個孩子。他的母親是媽的鄰舍呢！你瞧瞧，他也送了我一束紫丁香……』

她小鳥似的躲在一個中年人的肩膀下面進來了。有這麼個女兒的父親是幸福的。這位幸福的父親的肘下還夾着半打魚肝油，這使我想起實驗室裏石膏砌

的骨骼標本，和背着大鯊魚的丹麥人。他父親的臉上還剩留着少年時的風韻。他的身子是強壯的。怎麼會生了瘦弱的女兒呢？瞧了在他脅下嬌小的玲姑娘，我憂鬱着。他把褂子和遮陽帽交給了她，掏出手帕來擦一擦腦門上的汗，沒幾句話，便帶了他那體貼女兒的臉一同出去了。

「會客室裏還有客人嗎？」

「討厭的賀客。」

「爲什麼不請他們過來呢？」

「這間書房是我的，我不願意讓他們過來鬧。」

「我不相干。你伴他們談去吧。疎淡了他們不大有禮貌的。」

「我不是答應了你一塊兒看照片的嗎？」

便坐在那沙發榻上翻着那本貼照簿。從照片上我認識了她的母親，嘴角和瘦削的臉和她是很像的。她拿了一大盒禮糖來跟我一塊兒喫着。貼照簿裏邊有一張她的照片，是前年在香港拍的；坐在一叢紫丁香前面：那熟悉的笑，熟悉的視線，臉比現在丰腴，底下寫着一行小字：“Say it with flowers”

『誰給你拍的？』

『爸……』這麼說着便往外跑。『我去弄Tee你喫。』

那張照片，在光和影上，都夠得上說是上品，而她那種夢似的風采在別的照片中是找不到的。我儘瞧着那張照片，一面却：『爲什麼她單讓我一個人走進她的書房來呢？爲什麼她說我不懂的？不懂的……不懂的……什麼意思哪，那麼地瞧着我？向她說吧，說我愛她……啊！啊！可是向她要了這張照片吧！

我要把這張照片配了銀灰色的框子，掛在書房裏，和母親的照片一同地。也在房邊放了隻長腳几，插上了紫丁香，每晚上跪在前面，爲她祈福。」——那麼地沉思着。

她拿了銀盤子進來，給我倒了一杯牛奶紅茶，還有一箇香蕉餅，兩片麪包。

『這是我做的。在香港我老做椰子餅和荔子餅給父親喫。』

她站到圓桌旁瞧我喫，孩氣地。

『你自家兒呢？』

『我剛才喫了糖不能再喫了，健康的人是幸福的；我是祇有喫魚肝油的福分。廣東有許多荔子園，那麼多的荔子，黑珠似的掛在枝上，那透明的荔肉！』

『你今天很快樂哪！可不是嗎？』

『因為我下星期要到香港了，跟着父親。』

『什麼？』我把嘴裏的香蕉餅也忘了。

『怎麼啦？還要回來的。』

剛才還饞嘴地喫着的香蕉餅，和喝着牛奶紅茶，全喫不下了！跟她說呢？還是不跟她說？神經組織頓時崩潰了下來，——沒有脊椎，沒有神經，沒有心臟的人了哪！

『幾時走哪？』

『後天。應該來送我的。』

『準來送你的。可是明兒我們再一同去看看母親吧？』

『我本來預備去的。可是你爲什麼不喫哪？』

我瞧着她，默着——說還是不說？

『不喫嗎？討厭的。是我自家兒做的香蕉餅哪！你不喫嗎？』蹙着眉頭，輕輕地頓着腳，笑着，催促着。

像反芻動物似地，我把香蕉餅喫了下去，又吐了出來，再嚼着，好久才喫完了。她坐到鋼琴前面彈着，*Kiss me good night, not good bye*，感傷的調子懶懶地在紫丁香上迴旋着，在窗後面躲着。天慢慢兒的暗了下來，黃昏的微光從窗子那兒偷偷的進來，爬滿了一屋子。她的背影是模糊的，她的頭髮是闇闇的。等她彈完了那調子，闔上了琴蓋，我就戴上了帽子走了。她送我到柵門邊，說道：

『我今兒是快樂的！』

『我也是快樂的！再會吧。』

『再會吧！』揚一揚胳膊，送來了一箇微笑。

我也笑着。走到路上，回過腦袋來，她還站在門邊向我揚着胳膊。前面的一串街燈是小姐們晚禮服的鑽邊。忽然我發現自家兒眼瞷上也掛着燈，珠子似的，閃耀着，落下去了；在我手裏的母親照片中的臉模糊了。

『爲什麼不向她說呢？』後悔着。

回過身去瞧，那書房臨街的窗口那兒有了淺綠的燈光，直照到窗外窺視着的藤葉上，而那依依地，寂寞地響着的是鋼琴的幽咽的調子，嘹亮的聲音。

七

第二天，祇在墓場裏巡行了一回，在母親的墓上坐着。她也注意到了我的陰鬱的臉色，問我爲什麼。『告訴她吧？』那麼地想着。終究還是說了一句：

『懷念着母親呢！』

天氣太熱了，她的紗衫已經給汗珠輕薄地浸透了背上，裏面的襯衣自傲地賣弄着風情。她還要整理行裝，我便催着她回去了。

送行的時候連『再會』也沒說，那船便慢慢地離開了碼頭，可是她眼珠子

說着的話我是懂得的。我站在碼頭上，瞧着那隻船。她和她的父親站在船欄後面……海是青的，海上的濕風對於她的康健是有妨害的。我要爲她祝福。

她走了沒幾天，我的父親爲了商業的關係上天津去，得住幾年，我也跟着轉學到北平了。臨走時給了她一封信，寫了我北平的地址。

每天坐在窗前，聽着沙漠裏的駝鈴，年華的蛩音。這兒有晴朗的太陽，蔚藍的天空，可是江南的那一種風，這兒是沒有的。從香港她寄了封信來，說下月便到上海來；她說香港給海濱浴場，音樂會，夜總會，露天舞場佔滿了，每天祇靠着窗欄逗鸚鵡玩。這二封信來時，她已經在上海啦；她說，上海早就有了秋意，窗前的紫丁香枯了，包了放在首飾箱裏；鸚鵡也帶了來，就掛在放花瓶的那隻獨脚几旁，也學會了太息地說：

『母親啊！』

她又說還是常上公墓那兒去的，在墓前現在是祇有菊花啦。可是北平祇有枯葉呢，再過幾天，括黃沙的日子快來咧。等着信的時間是長的，讀信的時間是短的——我恨中國航空公司，爲什麼不開平滬班呢？列車和輪船在空間運動的速度，是不能和我的脈搏相應的。

下面是她給我的信——

『從褪了金黃色的太陽光裏，從郊外的獵角聲裏，秋天來了。我咳嗽着。沒有恐懼，沒有悲哀，沒有喜樂，秋天的重量我是清楚的。再過幾天，我又要每晚發熱了。秋天淌冷汗，在我，是慣常的事。』

幾時我們再一同到公墓呢？你的母親也許在那兒懷念你哪！

玲十月二十三日』

『咳嗽得很厲害，發了五天熱，臉上泛着桃色。父親憂慮着。趕明兒得進醫院了。每年冬季總是在蝴蝶似的看護婦，寒熱表，硝酸臭味裏邊過的，想不到今年這麼早就進去了。』

希望你天天寫信來，在醫院裏，這是生活的必需品。

玲十一月五日』

『我瘦多了。今年的病比往年兇着點兒。母親那兒好久不去了；等病好了，春天來了，我想天天去。』

我在懷念着在墓前坐着談母親的日子啊！

又：醫生禁止我寫信，以後恐怕不能再寫了。

玲十一月十四日』

來了這封信後，便祇有我天天地寫信給她，來信是沒了。每寫一封信，我總『告訴她吧？』——那麼地思忖着。末了，便寫了封很長的信給她，告訴她我戀着她，可是這封信却從郵局裏退回來啦，那火漆還很完固的。信封上寫着：『此人已出院。』

『怎麼啦？怎麼啦？好了嗎？還是……還是……』便想起那魚肝油，白色的療養院，冷冷的公墓，她母親的墓，新的草地，新的墓，新的常春樹，紫丁香……可是那墓場的冷感的風啊……冷感的風……冷感的風啊！

趕忙寫了封信到她家裏去，連呼吸的閒暇也沒有地等着。覆信究竟來了，看到信封上的蒼老的筆跡，我覺得心臟跳了出來，人是往下沉，往下沉着。

信是這麼寫的：

『年輕人，你遲了。她是十二月十八日葬到她母親墓旁的。臨死的時候兒，她留下來幾件東西給你。到上海來看我一次吧，我可以領你去拜訪她的新墓。』

歐陽旭。』

『遲了！遲了！母親啊，你爲什麼生一個膽怯的兒子呢？』沒有眼淚，沒有太息，也沒有悔恨，我祇是低了腦袋，靜靜地坐着。

一年以後，我跟父親到了上海，那時正是四月。我換上了去年穿的那身衣服，上玲姑娘家去。又是春天啦，瞧哪，那些年輕的臉。我叩了門，出來開門

的是她的爹，這一年他臉上多了許多皺紋，老多了。他帶着我到玲姑娘的書房裏。窗前那隻獨腳几還在那兒，花瓶也還在那兒。什麼都和去年一樣，沒有什麼變動。他叫我坐一會，跑去拿了用綢包着的，去年我送玲姑娘的，枯了的紫丁香，和一本金邊的貼照簿給我。

『她的遺產是兩束枯了的紫丁香，兩本她自家兒的照片，她吩咐我和你平分。』

我是認識這兩件東西的，便默默地收下了，記起了口袋裏還有她去年給我的從地上檢來的一朵丁香。

『瞧瞧她的墓去吧？』

便和他一塊兒走了。路上買了一束新鮮的紫丁香。

郊外，南方來的風，吹着暮春的氣息；晴朗的太陽，蔚藍的天空，每一朵小野花都含着笑。田野是廣闊的，路是長的，空氣是靜的，廣告牌上的紳士是不會說話，祇會微笑的。

走進墓場的大門，管墓的高興地笑着，說道：

『歐陽先生，小姐的墓碑已經安上了。』

見了我，便：——

『好久不見了！』

『是的。』

走過母親的墓，我沒停下來。在那邊兒，黑的大理石，白的大理石上，有一塊新的墓碑：

愛女歐陽玲之墓

我不會忘記的，那夢似的笑，蒙着霧似的眼光，不十分健康的膚色，還有『你不懂的。』我懂的，可是我遲了。

他脫下了帽子，我也脫下了帽子。

一九三二，三，十六日



紫丁香之戀

穆時英著

*

天馬圖書出版公司出版

新加坡俊源街二十六號

郵政總局信箱一二五六・電話：七七〇八七

Heavenly Horse Pictorial & Publishing Co.

26, Choon Guan Street, Singapore, 2.

P. O. Box 1256. Tel. 77087

新華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承印

香港西營盤荔安里15-17號

*

版權註冊・禁止翻印

1963年10月第一次版1—3,000冊

42開本50頁・每冊定價馬幣三角五分

西楚霸王——項羽

黃槐 著

這部書，原名「哀項羽」，曾在新加坡南洋商報副刊，連載半個月，引起讀者極大注意，紛紛寫信給編者，催促把它印為單行本，可見此書的價值。它的妙處在於作者所涉獵的資料很廣，觀點精新，文筆雋永，雖屬對古代英雄的評論，却有歷史小說的風味。



天馬文學叢書



1.

紫丁香之戀

穆時英

2.

萍水記

歐陽碧

3.

中世紀的風情

趙崎

4.

西楚霸王項羽

黃槐

• 即將陸續出版 •

35

角五分)